



少年版

传世经典

必读文库

简·爱

JIANAI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传世经典
必读文库

简·爱

JIANAI



原著 [英] 夏洛蒂·勃朗特
改写 田俊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简·爱/(英)夏洛蒂·勃朗特原著;田俊改写.南京: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8.1

(传世经典必读文库)

ISBN 978-7-5346-4151-0

I. 简… II. ①勃… ②田… III. 长篇小说-英国-近代-缩写本 IV. 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4759 号

书 名 少年版传世经典必读文库
——简·爱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(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210009)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(南京市湖南路47号 210009)

苏少网址 <http://www.sushao.com>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
(六合区冶山镇 211523)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9

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46-4151-0

定 价 11.00 元

(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)

前言

《简·爱》是英国十九世纪著名女作家夏洛蒂·勃朗特的代表作,通过简·爱与罗切斯特之间的爱情故事,反映了在金钱与地位凌驾于一切的社会里,出身贫寒、孤苦无依的家庭女教师简·爱的曲折遭遇,塑造了一个不屈从世俗压力、积极进取的女性形象,讴歌了自强自立的人格和独立平等的美好理想。

《简·爱》问世一百多年来,魅力经久不衰,始终是英国小说中拥有众多读者的传世经典。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读者,常常都是通过阅读它踏入了英国文学的绮丽殿堂。《简·爱》还多次被拍摄成电影,感动了无数影迷。

人们普遍认为《简·爱》是夏洛蒂·勃朗特“诗意生平”的写照,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。



作者简介

1816年，夏洛蒂·勃朗特出生于英国北部的一个牧师家庭。母亲早逝，八岁的夏洛蒂被送进一所寄宿学校。那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，她的两个姐姐因染上肺病而先后死去。于是夏洛蒂和妹妹艾米莉回到家乡，在荒凉的约克郡山区度过了童年。十五岁时夏洛蒂进了伍勒小姐办的学校读书，几年后又在这所学校当教师。她也曾做过家庭教师，终因不能忍受贵妇人、阔小姐对家庭教师的歧视和苛待而辞职。她曾打算自办学校，为此她在姨母的资助下去意大利进修法语和德语。然而由于没有学生，学校没能办成。但是在意大利学习的经历激发了夏洛蒂表现自我的强烈愿望，促使她投身于文学创作。

1846年，夏洛蒂创作完成了她的第二部小说《简·爱》，借一个出身寒微的年轻女子的奋斗经历，一抒胸中积愆。小说于1847年秋以柯勒·贝尔的笔名发表，大获成功，次年就再版两次，让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就此跻身英国著名小说家的行列，被马克思归为以狄更斯、萨克雷为代表的“出色的一派”。



第一章

中午开始刮起的刺骨寒风，带来了倾盆大雨，每天下午的例行散步因此取消。伊丽莎白、约翰和乔治亚娜都在客厅里，围着他们的妈妈、我的舅妈里德太太叽叽喳喳。她斜倚在炉边的沙发上，开心地看看这个，望望那个。

我只能独个儿呆着，因为她嫌我不够开朗可爱。

我溜进客厅隔壁的小餐室，在书架上挑了一本有很多插图的《英国鸟类史》，爬上窗台，躲在红窗帘后面盘腿坐下，自得其乐地看起书来。

餐室的门被推开了。“嗨！苦恼小姐！”是约翰·里德的声音。他没发现我，就喊他的姐妹，“伊丽莎白！乔治亚娜！告诉妈妈她跑到大雨里疯去了，这个畜牲！”

我相信约翰·里德发现不了我，他眼神不好，头脑也不灵光。可惜伊丽莎白从门外探进头来，说：“她肯定在窗台上，约翰。”

我立即走出来，免得被这个约翰拖拖拽拽的。“什么事？”我不安地问。

“你又忘了？要叫‘里德少爷’！”他傲慢地坐在椅子上，示



意我过去，“站到我面前来。”

约翰·里德是个十四岁的小学生，比我大四岁，又高又胖，但一脸病态，目光呆滞，皮肉松弛。他本该住在学校里，可他妈妈非要把他领回来，说是心疼他身体虚弱。其实他的老师早就说过，如果家里少送点糕点糖果去，他一定会健康得多。而做母亲的却有另一种解释，她说约翰是因为过于用功，还牵挂家里，才变得病恹恹的。

约翰对自己的母亲和姐妹们毫无热情，对我简直是憎恨，经常欺侮我，弄得我身上每个细胞都怕他，他一走近，我就恨不能缩到地板缝里躲起来。我无处哭诉我的恐惧和痛苦。用人们也不愿帮我，以免得罪他们的少爷；里德太太呢，即使她儿子当着她的面打我骂我，她也装作没看见。

我已经习惯了约翰的呼来唤去，就乖乖地走到他椅子跟前。他拼命向我伸出舌头，差点儿没让舌头掉在地上。我一面提心吊胆地防备着他，一面看着他这副丑态，心里厌恶极了。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出了我的心思，猛然间开始对我拳打脚踢。我被打得连连后退两步，才勉强站稳。

“这是给你一个教训，谁叫你学不会尊重人，谁叫你鬼鬼祟祟地躲到窗帘后面，谁叫你露出令人恶心的怪样，你这耗子！”

我的耳朵早已被约翰·里德的谩骂磨出了老茧，麻木地把它当成一阵风吹过就算了，只战战兢兢地提防着接着会到来的殴打。

“你躲在窗帘后面干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看书。”

“把书给我拿来。”

我走回窗前把书取来。



“这是我们的书，你没有资格动！妈妈说了，你爸爸什么也没留给你，你只配去要饭，根本不应该和我们这些体面人家的孩子住在一起，和我们吃一样的饭，穿我妈妈花钱买的衣服。就让我来教训教训你，让你知道乱翻别人东西的下场。告诉你，这些书都是我的，这整座房子要不了几年也将全部归我。滚，站到门旁边，离镜子和窗子远些。”

我听从了他的吩咐，莫名其妙地站到门边。当他把书举起，摆出要扔过来的架势时，我惊叫一声，本能地往旁边躲闪。可是已经晚了，那本书扔过来，正好打中了我，我一下子倒在地上，额头撞在门上，流出血来。疼痛战胜了恐惧，我疯狂地大叫起来：“你这个恶毒残暴的家伙！杀人犯！你是奴隶主！罗马暴君！”

“听听，她都说了些什么！”他气势汹汹地叫嚣着，“伊丽莎白，乔治亚娜，你们都听见了吧。我怎么能不告诉妈妈？不过我得先——”

他冲过来抓住了我的头发和肩膀，我们扭打成一团。我的头上热辣辣地疼，滚烫的血顺着脖子淌下来，这反而让我毫无畏惧地拼命应战。我什么也看不清，只听见他一边骂我“耗子”，一面杀猪似的嚎叫。

伊丽莎白和乔治亚娜跑出去搬来了救兵，里德太太带着女仆贝茜和艾博特赶到了。贝茜和艾博特一边把我们拉开，一边在议论：

“哎呀！哪能这么对待约翰少爷呢？”

“真没见过哪个女孩子像她这样的！”

里德太太冷冷地下了命令：“把她关进红房子。”

立刻，我被两双手扭着，推上楼去了。



第二章

一路上，我一直在拼命反抗。我从没这么胆大妄为过，贝茜和艾博特小姐又惊讶又恼火，“抓住她的胳膊！她怎么像只发了疯的猫？”

她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我拖进了红房子，推到一条矮凳上。我条件反射般弹了起来，又立刻被两双手按住。

“听着，别动！”贝茜确定我已经平静下来，才松了手。她和艾博特小姐双手叉腰站在我面前，板着脸瞪着我，好像在怀疑我是不是疯了。

“她以前不这样啊。”好一会儿，贝茜转头对艾博特说。

“我却认为这就是她的本性，太太也这么说。这小东西太狡猾，哪个小姑娘，会像她这么多鬼心眼？”

贝茜没有附和，盯着我的眼睛说：“小姐，你要懂事点，是里德太太在养着你。如果你惹恼了她，她一怒之下把你赶走，你就得在大街上要饭了。”

我无话可说。从我记事起，这种令人痛苦的威胁就紧紧地压在我的心上，但是我真的不大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她们不再搭理我，锁上门，走了。

这是一间空房，平常难得生火，所以很冷；因为远离保育



室和厨房，所以很安静。而且里德先生就死在这间房子里，死后还在这里搁了几天，所以这里总让人觉得阴森森的，人们几乎从不进来。

我被罚坐在大理石壁炉旁边，面前是高高的大床，右面是黑乎乎的大橱，左面是关得严严实实的窗子，墙上还有一面大镜子，映得房间更加空旷肃穆。

等到稍微适应一点后，我便起来跑去开门。哎，门锁得比牢房还紧。

我的勇气和怒火还在燃烧，我回想着约翰·里德的粗暴霸道、他姐妹们的傲慢、他妈妈的冷眼、仆人们的偏心，就像一个奋起反叛的奴隶在心里呼喊：“不公平，这不公平！”为什么我要受这些苦？为什么？我的小脑袋乱得像一团麻，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，根本没办法找到答案。

我与盖茨黑德府格格不入，和里德太太、她的孩子、她宠爱的家仆，都不能和睦相处。他们不爱我，就像我不爱他们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个既不能帮上忙，也不能给他们带来欢乐的废物；一个心怀不满、不听话的讨厌鬼。

凄凉的黄昏来临时，雨点仍敲打着窗户，狂风在树丛中发出怒吼。我渐渐地冷得像块丢在旷野里的石头，勇气也随之烟消云散，一个劲儿地担心自己会就这么死去，像里德先生那样睡到盖茨黑德教堂圣坛底下的墓穴里。我已经忘了他长什么样，只知道他是我舅舅，我母亲的哥哥；是他在我还是个婴儿时收养了我，临终时坚持要里德太太答应，把我当作她自己的孩子来抚养。

一个古怪的念头忽然闪过我的脑海——里德先生要是在世，一定会待我很好。里德先生的幽灵会不会知道了外甥女



的冤屈，回到这间房子呢？我赶紧忍住哭泣，担心号啕大哭会引来他令我恐惧的抚慰。我使劲儿让自己别再想下去，壮着胆子看了一眼黑黑的房间。忽然，墙上闪过一道亮光——真的是幽灵来了吗？我的心怦怦乱跳，发疯似的大叫了一声，冲向大门，拼命摇着门锁。

一阵钥匙声，贝茜和艾博特走了进来。

“啊！鬼来了。”我拉住了贝茜的手，她并没有抽回去。“她是故意乱叫的，”艾博特皱着眉头说，“我就知道是她的诡计，想把我们骗来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一个冰冷的声音从走廊传来，里德太太出现了，她的睡袍在风中飘舞着，像一面威严的旗帜。“艾博特，贝茜，我想我吩咐过，让简·爱待在红房子里，由我亲自过问。”

“简小姐叫得那么大声……”贝茜恳求着。

“放开她，”声音冰冷如故，“松开贝茜的手，孩子。我最讨厌小孩子耍花招，我要让你知道，施诡计不管用。我要罚你在这里多呆一个小时，等你服服帖帖，真心悔过了，才放你出来。”

“啊，舅妈，可怜可怜我吧，我实在受不了啦……”

“住嘴！”里德太太毫不理睬我发疯般的痛苦嚎叫，猛地把我一推，和贝茜和艾博特一起退出去，锁上了门。

她威风凛凛的脚步声是我那天最后的记忆。



第三章

我仿佛在做一场可怕的噩梦，眼前闪烁着骇人的红光，还被一根根又粗又黑的条子截断；听到了沉闷的说话声，仿佛从水底下发出来似的。激动、不安和恐怖，让我变得昏昏沉沉的。不久，我感觉有人扶起了我，让我靠着他坐着。我从没有被人这么温柔地照顾过，感觉很舒服。

五分钟后，我清醒了，发现我在自己床上，那红光是保育室的炉火。这时还是夜晚，桌上点着蜡烛。贝茜端着脸盆在床边站了一会儿后，走进了附近的用人卧房。我听见她说：“萨拉，和我一起睡在保育室吧。就是要我的命，今儿晚上我也不敢同那个可怜的孩子单独过夜。她说不定会死。真奇怪她竟会昏过去。不知道她看见了什么没有。里德太太也太狠心了。”

萨拉跟着她回来了，两人上床后，叽叽喳喳讲了半个小时才睡着。

第二天中午，我起来穿好衣服，裹了条浴巾，坐在保育室壁炉旁边。对于我来说，这会儿是难得的天堂——里德兄妹跟他们的妈妈坐车出去了；艾博特在另一间屋里做针线活；贝茜呢，一面忙着收拾玩具、整理抽屉，一面时不时体贴地和我



说几句话。只是我已被折磨得痛苦不堪，没有什么能让我感到抚慰和快乐。

贝茜下了一趟楼，从厨房端来一个放在漂亮瓷盘里的小烘饼。瓷盘上画了一只极乐鸟，偎依在一圈玫瑰花苞上。这个餐具曾是我最喜欢的，常常恳求让我端着它，仔细看看，却总是遭到拒绝和白眼。此刻，这只珍贵的瓷盘就搁在我膝头，和里面搁着的精美小点心一起属于我。

可烘饼对我毫无吸引力，极乐鸟和玫瑰花苞在我眼里也奇怪地黯然失色，我轻轻推开了它们。贝茜问我想不想要一本书看看。书？这倒让我有了些渴望。我求她去书房取来一本《格列佛游记》。我曾兴致勃勃地反复细读过这本书，那些小精灵们深深地吸引住了我。我曾在毛地黄叶子与花冠之间，在蘑菇底下和爬满老墙角落的常春藤下面细细搜寻。无数次的一无所获之后，我终于承认了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：他们都已逃离英国，到某个原始的乡间去了，那儿树林茂密、人口稀少，更适合他们生活。我无比坚定地相信，他们一定会在那儿等我，等我长大了像格列佛一样去看望他们。然而，此刻捧在我手里的这本珍贵的书，只让我感觉到怪异和凄凉——巨人成了憔悴丑陋的妖怪，小矮人沦为恶毒可怖的小鬼，而格列佛则是身陷险境的孤独流浪汉。我不敢再往下看，把书合上，放在桌上一口未尝的小烘饼旁边。

这时候，劳埃德医生来了，开心地和我们打招呼。“简小姐已经起床了！嗨，贝茜，她怎么样？”

贝茜告诉他，我情况很好，还谢谢他昨天来照料我。

“那她为什么不高兴？简小姐，你为什么一直在哭，哪儿疼吗？”



“不疼，先生。”

好心的医生似乎有些莫明其妙，站在我面前，目不转睛地打量了我一番后说：“昨天你为什么会有病？”

“她跌了一跤。”贝茜抢着回答。

“跌跤？她这么大了还不会走路？应该有八九岁了吧。”

“我是被人打倒的。”我脱口而出，“但光那样也不会生病。”我趁劳埃德医生取鼻烟吸的时候，补充了一句。

他把烟盒放入背心口袋。这时，铃声大作，他知道是怎么回事。“叫你的，贝茜，你可以下去啦，我来开导开导简小姐，一边等你回来。”

贝茜不得不走了，准时吃饭可是盖茨黑德府的一条家规。

“你不是因为跌跤才生病的，那到底因为什么？”劳埃德医生追问道。

“他们把我关在一间闹鬼的房子里，直到天黑。”

“鬼？瞧，你毕竟还是个小娃娃！你怕鬼吗？”

“里德先生的鬼魂我是怕的，他就死在那房子里。多狠心呀，把我一个人关在里面，连支蜡烛也不点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”

“瞎说！就因为这个使你心里难受，现在大白天你还怕吗？”

“现在不怕，不过我不愉快，很不愉快，为的是其他事。”

“其他什么事？能说给我听听吗？”

我多么希望能原原本本地回答这个问题，向好心的医生倒倒苦水，可是一开口却发现不大好说：“一方面因为我没有父母，没有兄弟姐妹……”

“可是你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舅妈，还有表兄表姐。”



我顿了顿,随后便笨嘴笨舌地说:“可是约翰·里德把我的头都打破了,舅妈却把我一个人关在有鬼的红房子里。”

劳埃德医生再次掏出了鼻烟盒。“你不觉得盖茨黑德府很漂亮吗?”他问,“让你住这么好的房子,你难道不感激?”

“房子再好有什么用呢?先生,我过得还不如这儿的用人呢。”

“除了里德太太,你还有别的亲戚吗?”

“我想没有,先生。”

“你父亲那边也没有吗?”

“我不知道,有一回我问过舅妈,她说可能会有几个姓爱的亲戚,但人又穷,地位又低,她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。”

“要是有这样的亲戚,你愿意和他们一起生活吗?”

像很多小孩子一样,我也把“穷”当成衣衫褴褛、忍饥挨饿、举止粗鲁,甚至堕落的同义词,所以我坚决地说:“不,我不和穷人待在一起。”

“你想上学吗?”

我再次沉思起来。学校是什么样?约翰·里德对学校恨之入骨,常常在家里破口大骂老师。不过他的话可不能信。贝茜有时会说起在那里,年轻女子要戴着脊骨矫正板,保持姿态的优雅。这是有些骇人听闻,但她也绘声绘色地谈起她们画的风景和花卉,谈起她们能唱歌、弹琴、编织钱包,还能翻译法文书,这些倒让我不免跃跃欲试。更重要的是,去上学可以彻底换个环境,从此远离盖茨黑德。“我愿意去上学。”我郑重地回答。

“唉,再这样下去,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?”劳埃德医生站起身,自言自语道,“这孩子确实该换换环境了。”



这时，贝茜回来了，外面的砂石路上也响起了滚滚而来的马车声。

“是你们太太回来了？走之前我得跟她谈谈。”

贝茜领他进了早餐室。我想劳埃德医生随后就向里德太太提议送我进学校。

一天下午，艾博特和贝茜坐在保育室里，一边做针线活，一边聊到里德太太欣然采纳了劳埃德的建议。还谈到我父亲生前是个穷牧师，我母亲的亲友们认为这桩婚事门不当户不对，坚决反对，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。我的外祖父因此勃然大怒，同她断绝关系，死后也没给她留一个子儿。我父母结婚一年后，就双双染上伤寒去世了。

贝茜长叹一声说：“可怜的简小姐多么令人同情啊，艾博特。”

“是呀，”艾博特回答，“她若是漂亮可爱，像乔治亚娜小姐那样有长长的卷发、蓝蓝的眼睛，就像是画上的天使，谁不会喜欢她呢？贝茜，晚餐我真想吃威尔士兔子饼。”

“我也一样，最好再加点烤洋葱。走，我们下楼去。”她们走了。



第四章

盖茨黑德的圣诞节和元旦像往年一样充满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，可举办晚会、交换礼物都与我无关。我只能可怜巴巴地看看伊丽莎白和乔治亚娜换上崭新的薄纱上衣、大红腰带，精心地把头发烫出漂亮的卷儿，兴高采烈地下楼去。楼下传来钢琴和竖琴发出的音乐、管家和仆人的来来往往、上点心时杯盘磕碰的清脆响声……我竖起耳朵听着，想象着我享受不到的热闹。

1月15日早上9点，我冲着窗玻璃呵了一口气，融化了巴掌大的一块银白霜花，正巧看见大门打开，驶进了一辆马车。

贝茜走进了保育室，问我：“简小姐，你在干什么？洗过手和脸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贝茜，我刚刚把房间里的灰尘掸干净。”

贝茜匆匆忙忙地把我拖到洗脸架前，麻利地清理一番，又急匆匆地把我带到楼梯口，叫我到早餐室去，说那儿有人找我。

我在楼梯上尽量磨蹭着，这三个月一直待在保育室里，早餐室、餐室和客厅都让我不寒而栗，想着都惶惶不安。

